

长篇  
高战  
小说

# 欺

王瑞珩 / 著

## 我如何策划了上亿元的假药营销神话

●●我觉得医药营销策划是个十分危险的行业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行骗欺诈的罪恶深渊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2007年随着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、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等一大批高官的落马，中国医药这个关乎民生的特殊行业的种种腐败问题渐渐浮出了水面……

欺  
世

# 世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长篇  
商战  
小说

欺

王瑞珩 / 著

我如何策划了上亿元的假药营销神话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欺  
世

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欺世/王瑞珩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 2007. 6

ISBN 978 - 7 - 80185 - 775 - 0

I. 欺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1237 号

欺 世

王瑞珩 著

---

出 版 人: 袁其国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 zgjccbs. com)

电子邮箱: zgjccbs@vip. sina. com

电 话: (010)68650021(编辑) 68650015(发行) 68650029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960mm 16 开

印 张: 21.5 印张

字 数: 337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185 - 775 - 0/D · 1751

定 价: 29.80 元

---
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# 第一章

其实，我和李朝阳之间曾经发生的矛盾，都是因为一个叫江岩的女人引起的。

那天，李朝阳要是不当着过河卒、小泥鳅的面骂我是鸭子，我是不会动手打他的。虽然，如今我们已经和好如初了，谁也不想再提起那段不愉快的往事，但我的故事还必须从那天打架说起。

那是两年前春天的一个周六，我和李朝阳、过河卒、小泥鳅一起喝酒，喝到兴头的时候，我就接到了江岩打来的电话。

电话里，江岩说：“罗杰，你下午6点钟，到西山艾力斯餐厅，咱们一起吃巴西烤肉吧。记住，要穿上你那件米黄色的夹克衫，裤子还是穿那条银灰色的西裤比较漂亮。”

我知道，江岩又有饭局了，自从江岩的宝贝女儿娇娇被她的丈夫带到美国生活后，江岩就经常让我陪她参加这样的宴请。

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，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了，我住在南五环的一个叫孟村的地方，要坐公交车赶到香山附近的艾力斯餐厅，路上再换几次车，到了那儿，少说也得3个多小时。也就是说，我要是想6点钟以前赶到艾力斯餐厅，现在就得放下碗筷，立马出发。可问题是，我目前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难得的酒席，因为为了这次酒席我已经准备好几天了，有些话，我必须在今天的酒席上跟李朝阳挑明的，这件事是我蓄谋已久的。

我把手机贴耳朵上，有些难为情。

“老大，又是铁娘子的电话吧，大礼拜天儿的，也不给你放个假，快把马使成骡子了。”李朝阳窝在沙发里，眼睛喝得有点儿发直，正愣愣地看我的笑话呢。



我知道李朝阳又在挑衅，我白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“喂！罗杰，你听见没有，怎么不说话呀！是不是旁边有人呢？”江岩见我答应得吞吞吐吐，有些不高兴了。

“好……好好……好，我这就出发，不过，我怕……我怕6点钟以前赶不到，7点钟吧，咱们7点钟见面。”我想再磨蹭磨蹭，有些话，我得和李朝阳讲清楚，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不是一两天了。

“不行！”江岩的态度非常坚决。

“你不就是在孟村吗？怎么赶不到？不行，我现在开车接你去。”江岩耍起了大小姐的脾气。

“不用……我现在……就走……”我急忙放下了手机。

我刚把手机放在口袋里，李朝阳又阴阳怪气地向我进攻了，“老大，你小子是上了桃花路，就忘了朋友，对我们，你是说走就走，说甩就甩呀！你就让她来接你吧，接到故宫当公公去，那才是她的本事呢。”李朝阳怪笑着。

最近，李朝阳对我的电话特敏感，他就坐在我身边，刚才，我和江岩的通话内容，早就被他的一双贼耳朵听得一清二楚了。对他，我还有什么隐私可言。

“谁他妈是公公，你才是公公呢！”我顶了李朝阳两句，懒得再搭理他。“来，咱们把杯中酒干了。”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招呼过河卒、小泥鳅俩人喝酒。

其实，到这个时候，李朝阳就别再搭腔了，他要是不再挖苦我，也就算了，可偏偏是李朝阳此时喝了几盅猫尿后，对我更是变本加厉地辱骂开来。

“老大，别装孙子了，快换换行头出发吧，不过要走，先得把这盘猪头肉的钱留下，这可是我赊的呀。”李朝阳不依不饶。

“对！老大，你要是中途退场，还得给我们搬箱啤酒过来，我们还没喝够呢，咱可说好了，今天是你请客”。过河卒也在一边敲边鼓。

“我们刚才还订了一只烤鸭呢，一会儿就送来，这钱你也得留下。”李朝阳见有人支持他，就敲着桌子嚷着。

“我他妈该你们的了，你李朝阳什么时候要烤鸭来着。”我知道这些人敲我的竹杠。

“刚订的。不信，你问问泥鳅，我们出去撒尿的时候订的，还是

一只公的呢。”李朝阳坏笑着，向小泥鳅挤眉弄眼。

“刚才……公鸭……”我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这是李朝阳骂我鸭子呀！我一下子愤怒了。指着李朝阳的鼻子大骂道：“李朝阳，你他妈的再欺负老子，老子就抽你的臭嘴！”我呼地站了起来。

“我……我说个鸭子，就说你了？你……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！”李朝阳虽然嘴上反驳我，但还被我突然的暴怒吓坏了，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身子向后挪了挪。

“李朝阳，我告诉你，你再不识抬举，老子今天就放倒你。”我抓起了一个啤酒瓶子，砸了过去。

“算了……算了……大哥，都喝了点酒，说着玩儿呢，别往心里去……”过河卒和小泥鳅见我动真格的了，一边劝一边往外拉我，“快走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……都是朋友嘛。”

“李朝阳，老子哪点对不住你了，你说，你今天得跟我说清楚，你凭什么骂我鸭子，就算老子是鸭子，也是你骂的吗？”我不依不饶。

李朝阳听我这么一骂，大概也觉得自己刚才的玩笑有点过火了，窝在沙发上也不说一句话。

过了一会，李朝阳好像是酒劲儿醒了一些，李朝阳可怜兮兮地对我说：“大哥，快去吧，铁娘子这主儿咱们得罪不起，将来《华夏英才》有点什么事，还得靠你摆平呢。”李朝阳这话说得挺真诚，算是向我道歉了，我的气总算是消了点儿。

我掏出了200块钱，甩在桌子上说：“你他妈再买只母鸭解馋去吧。”李朝阳癞皮狗似地冲我嘿嘿地笑了笑，算是一笑解仇吧。

李朝阳是一个湖北佬，今年30出头，我是在去湖北咸宁的一次文学笔会上认识他的，前几天，他花了1万多块钱，自费出版了本诗集，就牛逼得不得了了，这1万多块钱，还是从我这儿借的呢，说借，他能还得起吗？从借给他那天起，我就没准备要他还，对他，我够意思不！今天竟敢骂我鸭子，还当着过河卒和小泥鳅的面这么骂我，我能不生气吗？

严格地说，过河卒和小泥鳅都是他李朝阳的朋友，过河卒姓伍，和李朝阳年龄差不多，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文学发烧友，当了几年农村的民办教师，这次千里迢迢从革命圣地延安老家跑到北京城，自费到鲁迅文学院进修来的。在一次醉酒后，放下誓言，说要用10年的时

间，赶超他的陕西老乡——贾平凹，所以，我们就给他送了个过河卒的笔名，过了河的卒子还能叫卒子吗，说不定，再过几年，过河卒真的能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员宿将呢。

相比之下，小泥鳅的资历就浅了，刚出大学校门的娃娃，本来大学毕业后，他的父母在河北涉县老家给他谋到一个公务员的差事，可这小泥鳅，就是不安心那里的工作，硬是偷偷地闯北京来了。气得他父母好几次进京，劝他回去，可他铁了心要来北京闯。我看，这都是李朝阳反面教育的结果。

如今，小泥鳅现在在一家报社跑广告，工作闲散，没事儿的时候，总爱往我们这儿跑，一来混个肚饱，二来听我们神聊胡侃，也能长点儿文学知识。

要说我在他们几个当中，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了，论年龄，35周岁，属猪，论资历，我在北京也混了三年多了，三年前，我就是省作协委员，还代理过我们县宣传部的副部长呢。论文学成就，我已有两个长篇问世了，这两个长篇，虽然没有在市场上火起来，但作为我身份的象征，无聊的时候，拿出来显摆显摆，也够唬人的吧。

说到这儿，大伙儿就明白了我们是一帮什么人了吧。有人叫我们京漂一族，也有人叫我们枪手或自由撰稿人，管他是褒还是贬呢，反正我们是一群有点神经兮兮的，在别人看来有点不务正业，靠卖字为生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文化人。

文化人有文化人的特点，骄矜、自傲、不识时务，高兴时眉飞色舞得像个孩子，不高兴时，悲天悯地，像天要塌下来似的。说起来，我们这些人的身上，谁没有几道自己给自己留下的伤疤。其实，有人说文人命苦，我看都是自找的，自己作践自己。就说我吧，放着县委机关大院里的公务员不干，非要来闯北京，非要在北京过这种就业、失业，或绰绰有余或半饥半饱，有时尊严神圣，有时低三下四的漂泊生活。今天倒好，在朋友的眼里，我都混成鸭子了，还有什么可牛×的呢。

不就是没当上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吗？不就是认为本该属于自己的这个副部长的位置，被县委书记外甥抢占了吗？你说，我当时的觉悟咋就那么低呢，忍一忍不就过去了，非要跟人家论什么工龄、党龄、政绩什么的。人家不吃你这一套，你就采取极端手段，拍拍屁股

走人，现在想来，当时自己真他妈的无知又无聊，什么知识分子，简直就是个莽汉。

前几天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，现在在北京吃我们这碗饭的人不下2万人。我看不止这个数，我们这帮人，大都是散兵游勇，喜欢单兵作战；独来独往，要想统计个数字出来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

其实，吃我们这碗饭的，也挺简单的，就跟六里桥头那些背个工具袋、拎个瓦刀等零活儿干的农民工没啥两样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罢了。他们等着给人干个装修什么的小活儿，大活儿他们干不了，只能干点修修补补的小活儿，大活儿有专业的工程队，更确切地说，有大活儿也落不到他们头上，所以，他们只能干点卖苦力的小活儿，比如打个地面、铺个瓷砖、修个门铃、安个防盗门什么的。我们也一样，给电视台写个泡沫剧啦，给某些公司写个广告词啦什么的。有时那些吃皇粮的大编辑、大记者们懒得动笔了，就花个小钱，让我们帮他编编写写，钱给多给少全凭他们的情绪好坏而定，情绪好了，就给你个百八十块。情绪不好了，说你写的东西是狗屎，一分不给你，你也没的说。当然这些都是小活儿，对于我们，也算是搂草打兔子，碰上就干点，碰不上拉倒。只当练练笔，写着玩儿吧。要说对于我们，最眼热的活儿，就是给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，那才叫大活儿呢，尤其是给一些企业老板们写。写好了，发表了，报纸、杂志不仅付给你稿费，说不定大老板一高兴，给你个十万八万的都有可能。这样的买卖，摊上了，真能改变你一生的命运呢。现在的老板们，有了钱，就想出名，捞一些政治资本，光宗耀祖，有了名，再用名挣钱，就容易多了。

前几天，我给北京郊区的一个酱菜老板写了个几千字的人物专访，发表在北京晚报的金土地版上，老板一高兴，就甩给了我1万块钱的酬金，1万块钱对他算不了什么，关键是我的这篇稿子充分宣传了他的酱菜厂，为全村失地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的新路子，这样，他就能在竞选村支书中多了一份优势和资本。这几年，北京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迅速，国家占用农民土地不少，村官发土地财成为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的大有人在。村官应该是中国最小的官吧，更确切地说，在中国官位制度中，它不是个官，所以惩治官员腐败的措施，对他们的震撼力和约束力就大打折扣，所以，村官腐败问题日渐猖獗，老百姓中不是有“村官不是官，家里金条当牙签”的谚语吗？这话

有点说远了，我们还是回到我的故事当中吧。

我一下子得了1万多块，这当然应该算是大活了，按照我们圈内人的规矩，一下挣了1万多块，是该请个客意思意思的。所以，那天我就在外面饭馆里要了几样菜，搬来啤酒，请李朝阳他们撮上一顿。哪成想，酒喝了一半，江岩的一个电话就给搅和了，更气的是喝了酒的李朝阳，骂我是鸭子。

其实，李朝阳骂我鸭子，是因为他没当上鸭子，是因为我之所以当上了让他羡慕的鸭子，恰恰我又是通过他认识江岩的，他当然不服气。想到这儿，我又为我刚才要动手打人的行为挺自责的。你说，我们这帮人还自相残杀个啥劲呀，为了争个当鸭子的位置，就撕破好几年朋友的脸皮，多悲哀呀。有人看不起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。也对，为点蝇头小利就大打出手，多没尊严呀！其实，我们有时连鸭子都不如，简直就像动物世界里的那些落在犀牛背上的禽鸟，落在这些明星、老板身上，找一些寄生虫吃一嘴。自己填饱肚子，他们也落得舒服，这时社会生物链还算和谐。

江岩又来电话了，她问我出发没有，如果没出发，她就来接我。我撒谎说已经出发了。

其实，江岩是一位十分让人尊敬的女人，我们私下里都叫她铁娘子或铁扇公主什么的，这样的称谓，完全出于一种对她的尊称和敬意。李朝阳敢骂我是鸭子，是酒壮人胆，是我和江岩的亲密往来招他嫉妒的结果，也正因如此，我每次被江岩邀请参加她的类似的社会活动，都是偷偷摸摸地尽量避开李朝阳的眼球。其实我有时又实在招架不住江岩的召唤和诱惑。像染上了酒瘾，每天要是不见她的面，听听她的声音，闻闻她的气息，就像生活中缺少了点儿什么似的，六神无主。

不过说实在的，人家江岩作为《华夏英才》这个全国都很有知名度的品牌刊物的大主编，这几年，大小稿子没少让我写，有稿子写，就有稿费挣，加上江岩在用稿上向来都是既重名家，也不薄新人，只要你的稿子质量过关，能给1000的，绝不给800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这些人打心里佩服江岩。

天晓得什么原因。半年前，江岩对我有了特别的关照，每次参加一些社会活动，都要把我拉上，但平心而论，我从心里虽然想和江岩在一起，但是并不愿意参加她的这些活动的，一是因为我是通过李朝

阳认识江岩的，江岩自从认识我后，通过几次笔墨往来，我们的关系就逐渐超越了李朝阳。江岩对我说，李朝阳这小子特别不实在，文章写的华而不实，而李朝阳嘴上不说，心里一定怪我了，这不是明摆着引狼入室、虎口夺食、夺人所爱吗？所以，他对我的积怨也就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正因如此，他才借着酒劲恶狠狠地骂我鸭子。其实，我心里也怪委屈的，我是那种背后捅刀子的人吗？

我不愿跟江岩去这样的场合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这可不是得了便宜卖乖，你想啊，人家江岩是《华夏英才》的大主编，和她往来的不是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就是各省市来京办事的官员，要不就是演艺界、体育界的明星、大腕儿，或者就是国企、私企的经理、董事长什么的，一个个神气十足。我是啥，充其量是个以卖字为生，混迹京城的流浪汉，在他们面前，不用介绍，我都觉得低人一等，加之，我这满口的西北方言，一说出话来，土得掉渣。别人不说，我自己都觉得寒碜。所以，每次遇到这样的场合我都像个木头桩子似的，除了陪人点头、微笑，连句大话都不敢说，我觉得难受，别人也为我受罪，比如说，江岩都领我吃了两次鲍鱼了，到今天，我愣是没尝出个啥味来，为此，江岩好几次都嘲笑我说：“罗杰，你说，你还当过什么县委宣传部长呢！就这点熊色，要是我是县委书记，就凭这一点，也不提拔你。”

是啊，我也觉得这几年在北京混得连点尊严都没有了，应变能力严重阳痿。就拿我这身米黄色的夹克为代表的档行头来说吧，还是江岩扣了我3000元稿费，自作主张为我买的呢，我脚下穿的这双皮鞋就800多块，江岩说，脚下没鞋穷半截。看来，江岩领我出入这种场合，也怕我给她掉价啊！

## 二

艾力斯餐厅是一位南美华人开的，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厅。它坐落在北京西山脚下的一处桃林里，是一座占地有1500平方米的大玻璃钢结构的房子。房子背靠青山，顺山势而造，远看像个流光溢彩的水晶宫。

餐厅的前面是一条不宽的河谷，河谷的流水从餐厅的前面流过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水潭，溢满水的水潭，又从一米多高的石坝上流

下去，形成了天然的水声，所以，一进桃林，顺着水声，就能找到艾力斯餐厅。

水潭里有被放养的和种植的荷花，潭水中，建了两个人工小岛，小岛与小岛之间是原始木架起的小桥，一个小岛上是个露天的舞厅；另一个则是供客人娱乐的台球厅。潭的左侧是一栋能供200人住宿的野外宾馆；右侧则是一个小山门，顺着山门，就能爬山了。据说老板买这块风水宝地就花了1个亿。

走进艾力斯餐厅，仿佛走进了一片南国的绿色植物王国。外面虽然是乍暖还寒的北方初春，但这里却是四季常青的热带雨林。有芭蕉、龟背竹、金钱树和高大的木棉树以及一些草本植物。由于采光好，郁郁葱葱的绿色藤萝顺着玻璃墙体一直爬到了天窗，因为这个水晶般的玻璃房子是顺山势而造的，所以，整个餐厅的走向，远近高低层次分明，大厅的中央是一个音乐喷泉，水池里养着各种各样的观赏鱼。水池旁边，就是一个音乐台了，台上放着一架法国钢琴。白天，台上有一位白衣少女坐在琴前，弹奏着一曲曲舒缓的古典音乐；一到晚上，台上就站满了披头散发的红男绿女，他们手持各种各样西洋乐器，按照客人的要求，一曲曲演唱着流行乐。

整个餐厅像个大花园，一个个四人座的白色小餐桌，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花草之间，而10个人的餐桌，则安排在高处的山坡上，站在最高处，俯视整个餐厅，像一个盆地大花园，餐桌之间的往来，是一条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，这里的前台服务生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，这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个个英俊、挺拔。一律穿着统一的白色牛仔褲和紫红色肥大的风衣，头上戴一顶卷沿宽边的呢子大礼帽，帽沿上还插了两根长羽毛，脚蹬一双高筒战靴，整个儿一个西部牛仔的打扮。他们一手举着一大块烤得香喷喷，还滋滋冒气流油的牛排、羊腿什么的，右手拎着刀，游离在餐桌之间，根据客人的要求，为客人切割下几片肉，颇有几分骑士风度。

我和江岩已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了，所以，这些骑士们见到我都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加上我这身价格不菲的行头包装，有谁能相信4个小时以前，我还是蜗居在城南郊区农村的一个贫民窟里，吃着猪肉，喝着二锅头的流浪汉呢。

这些骑士们当然不敢小看我，我在他们的保护、引领下，直接来到靠玻璃墙的一个餐桌旁坐了下来。此时江岩还没到，我学着别人的

样子，用食指敲了敲桌子，要了一杯绿茶。我觉得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上个档次了，总不能老当鸭子，我也要当一回高贵的天鹅了。我从兜里抽出一支烟，点燃后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又仰着脖子悠闲地吐出个烟圈，中指和食指夹住一个青瓷茶碗，很绅士地喝了一口茶。我要告诉别人，我在等人。

6点钟刚过，江岩就出现在餐厅的门口。今天，江岩穿了一件过膝的红色羊绒大衫。平常束起来的头发，今天梳成了一袭大烫卷的褐色长发，眉眼和嘴唇也精心勾勒描抹过。整个儿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显得飘逸、大方。好在平常戴着的那副细腿的眼镜，还架在她的鼻梁上，这倒显得娇艳中不失斯文和儒雅。江岩的身后跟着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男人个子不高，体态微胖，穿了一件贴身的蓝色烫花唐装。可笑的是鼻子上也戴了一副眼镜，冷不丁一看，我还以为是电视里的那个尹相杰呢。

江岩一进餐厅，就四下寻找我。

我站起来，向他们招了招手，要是在平时，我会快步迎上去的，今天我不是已经喝了酒了吗？喝了酒，胆子就大了，就要上层次了，就想让鸭子变成高贵的白天鹅了，就不想让别人瞧不起我了。所以，我很平静地招了招手，待他们发现我以后，便站在原地，等待他们来朝拜我。

江岩看见我了，江岩一边跟旁边的男人说着什么，一边向我招了招手，向我这边走来。待江岩他们走到离我三米远的距离，我才露出了我的微笑，并且把手伸了过去，“江主任，您好！”

江主任，我一般在这种场合就这么称呼江岩的。但在私下，我一直称呼她江姐，其实，江岩比我还小1岁呢，我之所以私下里称呼江岩为江姐，纯粹是一句玩笑话，是按照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里的主人公的形象叫起来的。江岩平时对我很严肃，对我特爱要领导作风，尤其是对我的文章更是批改认真，我的文章就跟我的性格似的，从来不拘小节、大刀阔斧，而江岩则是精致、细腻。每次被她退回来的稿子都是被她修改得密密麻麻的。我知道，我在北京是一只漂泊的孤雁，要想在《华夏英才》这块土地上找一块栖息地，没有江岩的提携和关照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好在江岩的确是个还有点文人良知的编辑，对我们这些人的文章虽然要求苛刻，但只要达到她的要求，还是尽量发表的，所以，有一天，我就称呼她江姐了。当然，我也说明了

我之所以称呼她江姐的理由。江岩听了我的陈述后，就笑了：原来我带了一帮地下党啊！你可别做甫志高。这是我跟江岩开的第一个玩笑，这个玩笑之后，我们的私人接触就多了，往往都是单独联系。

“这是我的朋友，大作家，罗杰。”江岩一边和我握手，一边把我介绍给了旁边的客人。

“您好，鄙人姓侯，侯灿发。”客人双手抱拳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施了一个大礼，真有点好笑。

江岩把我介绍给客人的同时，已经转身站在了我的身边，对我说：“罗杰，这是北京鑫海实业有限公司的侯总。”

“侯总，您好！”我握着侯总的手，使劲地摇了摇，这时，我才发现，江岩此时已经很亲昵地挽起了我的左臂，小鸟依人似的。我有些惊慌和感动，如果当时有照相机，把这个瞬间照下来，我的形象保证特高大，像国家领导人携夫人会见外宾似的，谁他妈还敢骂我鸭子呢。

我们互相寒暄着落了座，我们刚一坐下，就有几位举着烤得香喷喷的牛、羊、鸡、鸭肉的骑士们列队为我们服务了。吃巴西烤肉是西餐，桌子上放着菜单，有30多种烤肉，只要客人根据菜单上的提供口味，在自己喜欢吃的烤肉下面画一条横线，或画个“√”，就有骑士们过来，给你的盘子里削肉，客人要哪个部位的肉，要多少，骑士们就削哪个部位，削多少。侯总要了几片烤牛舌，我要的是烤羊排，江岩要烤生蚝。

如果客人不爱吃西餐，在大厅东侧的柜台上，摆着上百种的中餐炒菜以及凉盘、汤、甜点和水果以及酒，一律免费，酒有白酒、啤酒、葡萄酒和各种咖啡及饮料。这是一家自助餐厅，每位客人最低消费288元，龙虾、鱼翅、鲍鱼等高档菜价格另算，我们忙活了一阵，才算把个小餐桌摆满了。我和侯总每人要了一扎慕尼黑黑啤酒，江岩要了一杯古巴可露。
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侯总端着酒杯发话了：“来吧！承蒙两位大记者赏光，咱们先喝一杯认识酒吧。”说着与我们碰了杯，先喝了一大口。

我和江岩都说了一些感谢的客套话，也各自抿了一小口，我发现江岩今天特反常，像演戏。江岩吃了自己盘子里的一口孔雀蛋黄，说不好吃，说着就大惊小怪地把剩下的半个孔雀蛋黄塞到了我的嘴里，

让我尝尝。这是她以前没有过的举动，这种超乎寻常的过分亲密的举动，已经超越一般朋友的界线，我觉得江岩在作秀，是在侯总面前故意表示我们之间关系的暧昧，我有些受宠若惊，毕竟这是第一次接受江岩的亲昵。并且还当着一位陌生人，我的脸有些发烫，赶忙把头埋在盘子里，嘴里塞了一大块烤肉，以此掩盖我的惊恐与不安。

江岩倒显得相当沉着，一边吃着菜，一边对我说：“罗老师，你不是最近没有创作激情和创作素材吗，咱们侯总身上的素材可是现成的呀，人家侯总资产过亿元，这几年乐善好施，为他们家乡投资，修建了好几条公路，光希望小学就盖了三所。”江岩喝了一口咖啡，接着说，“去年又在他们查南县，投资2000万，搞了个生态旅游村，使一个村的30多户农牧民彻底脱贫，走上了富裕道路，这么好的素材和典型。你可不能错过呀！”

侯总一听江岩在表扬自己，一下来了兴趣，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说：“江主任过奖了，其实咱就是查南人，农民出身，为家乡办点实事，也没什么好宣传的。”

“侯总是查南人，我是查北县的，咱们还是老乡呢！”我听说侯总是查南县人，一下来了兴趣。

“对了……对了，我把这茬儿给忘了，侯总，我们罗老师就是你们那儿的人。”江岩在一边补充说。

“不远……不远，查南、查北都属于我们查锡草原，我刚才听罗老师的口音，就觉得像我们那儿的人，我还没来得及问呢……”显然，侯总也为意外遇到我这个老乡而高兴。

“乡音难改呀，不过，我们查北县这几年比查南县的经济可落后多喽！”

“当然了，查南有我们侯总的支持还能落后。”江岩也开始恭维起侯总了。

“哪里……哪里，都是穷逼出来的，”侯总大概觉得我们是老乡，说话也随便了，说：“不怕两位大记者笑话，20年前，我是揣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闯市场的，现在有点钱了，不能看着家乡的老百姓继续穷下去呀，做点善事，心里踏实。”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，侯总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佛珠。说实在的，我对信佛的人，本来就心存敬意，我就说：“看来侯总好像皈依了，在哪个庙皈依的？”



“龟衣……什么龟衣？”侯总显然没听明白我的意思。

江岩在一旁急忙解释说：“侯总，罗老师是问您，现在是不是成了居士了。”江岩一边说着，一边指了指侯总脖子上的佛珠。

“噢！”侯总总算反应过来了，接着说，“哪儿呀，我们查南县茭草滩村，过去有个庙，叫元圣寺，听说是元朝时期建的，‘文革’时期让红卫兵给砸了，县里要修复，县里民族事物局的人天天找我，叫我捐款，没办法，我就捐了30万元，30万元，这不，就换回了这么一串珠子，你不要都不行，不过，我都50岁了，有点信仰也不是啥坏事，富不生邪嘛！”

“是啊……是啊！”我和江岩点头，表示赞同侯总的观点。

我们一边吃喝着，一边唠着嗑儿，在艾力斯餐厅，吃饭、喝酒纯粹是一种形式，消费的是这优美的环境和服务。

侯总倒是相当健谈，向我们讲述着他的发家史，从小时候他如何如何的苦，讲到 he 淘得的第一桶金；从他的初恋，讲到后来的离婚；又从北京鑫海实业有限公司，讲到他为家乡修路、办学和在家乡投资2000万建起的草原生态度假村，真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似的，讲到最后，侯总甚至还为我们描绘出了他的宏伟蓝图。

侯总说，“等我明年，再在查南建一个畜产品养殖加工厂，争取把查南县所有的孤残人员都组织起来，开展再就业。这样，不仅减轻当地政府的压力，也能把这些特殊人群拉一把，脱贫嘛，就得全部脱贫，不能剩一个。”

其实那天，因为我中午喝了酒，脑袋沉沉的，对侯总的话并没往心里去，但一听说，他要在查南建一个社会福利性的畜产品加工厂，安置一些残疾人，心里就一激灵，我的心里暗暗地佩服眼前的这位侯总。因为，我是土生土长在查锡草原，在我们查锡草原的确有一些无依无靠的残疾人。但这些残疾人包括那些智障残疾人，你让他们干一些活儿，如放个羊、打个草，甚至是杀个牲畜什么的，个个都是行家里手。所以，我就想着有一天，如果我有钱了，或者说我遇到了有钱人，就劝他们来我们查锡草原搞一个类似侯总说的这样的企业，让这些人就业，解决这些人的温饱是一；第二呢，作为企业也能享受国家对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。这样，既为国家、政府解决了就业困难，企业也得到了相关的优惠待遇，这的确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。我记得，我在查北县代理宣传部副部长时，曾写过类似的调研文章，还

在《社会福利报》上发表了。今天，我的这一愿望就要在眼前的这位亿万富翁身上实现了，真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。

那天，我们聊得很开心，江岩见我见到老乡如此健谈，并且风度不俗，也显得很高兴，江岩说：“罗杰，我可把侯总交给你了，你要对侯总进行全方位采访，字数不限，只要质量过关，我就给你上头版，写好了，连载都行。”

“真的！我一定尽我最大的能力。”我满口答应了。

江岩又对侯总进一步介绍说：“侯总，罗老师可是出了两本书的大作家，你们又是老乡，我看，就让罗老师去你的公司干几个月，体验一下生活，你可是你们省政协的王副主席给我们推荐的典型啊！”

“没问题，我会大力支持罗老师的工作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没什么隐瞒的，只要罗老师需要，我这些年的创业经历，全盘托出。”

“来，为我们今后的合作，干杯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，中央精神文明办、团中央、民政部等单位联合包括《华夏英才》在内的十几家媒体，明年元旦拟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表彰一批为国家扶贫事业、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进行表彰，根据评选大会要求，采取各省推荐、自荐的方式先评出100位候选人，然后再从这100位候选人中评出10位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进行表彰，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表彰活动，鉴于侯灿发在查南县的突出贡献，侯灿发作为H省的唯一候选人，其先进材料已报到了大会筹委会的评选办公室。为当选中国十佳优秀企业慈善家，上个月，H省的一位政协副主席亲自出马，找到江岩，想先让《华夏英才》杂志对侯灿发进行一次宣传。江岩满口答应了这位副主席的要求，并且把关于撰写侯灿发先进事迹的这篇报告文学的任务交给我完成，江岩说：这篇稿子不急，你要与侯总进行零距离接触，争取写一篇有分量、有轰动效应的文章来。

这是江岩对我的信任，对我写作水平的认可，我当然愉快地接受了。

那天，我们从艾力斯出来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，我和江岩与侯总握手告辞后，我就坐上了江岩的那辆红色现代，向城里驶去。

车上，江岩显得相当兴奋，她一边开车，一边表扬我说：“罗老师，你今天表现不错，有进步，像当过宣传部长的水平。”

我说：“那当然，如果再喝两杯，表现得更出色，舌战群儒的本

事还没给你露呢。”

“呸！给你点阳光就灿烂，这次，你可要把我这篇东西搞出点名堂来，不行，你先到侯总的公司干上几个月，好好体验一下生活去吧。”

“你真的让我去鑫海实业公司，几个月是不是太长了点儿。”

“不长，我看你现在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差劲了，通篇都是一个味，没一点新鲜感。”

“什么味？”

“牛粪味，整个儿一个大西北的牛粪味，闻多了，恶心。”

“江姐，你是不是想出卖我呀，觉得我有点儿江郎才尽了，给我个台阶下，把我打发了，这可是卸磨杀驴呀。”

江岩听了扑哧一声笑了：“你觉得你这么值钱吗，卖给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，人家这次可是打算给我们杂志社 100 万呀，你值吗？”

“这说明您江大主任重视我，说明我这牛粪味道还挺值钱。”

“算你聪明吧，不过你的稿子确实是千篇一律，我爱闻，倒点胃口没关系，可我的读者不爱闻呀。”

我们一路说笑着，不一会儿就到了碧水园小区，这是江岩的住处，我想下车，跟江岩告别。

江岩把车停在了门口，问我：“不上去坐坐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合适吧。”

江岩说：“你觉得合适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想过。”

“滑头！”江岩骂了我一句，一踩油门，汽车驶进了碧水园。

### 三

江岩的家住在 18 层，是一个有上下楼梯的复式楼，整个儿面积足有 200 多平方米，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客厅，量身定做的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等顺着客厅的结构一溜排开，客厅的南面是个落地的大阳台，对着阳台，摆放着一个超大的写字台，写字台的后面是一排落地书橱，书橱的两侧是两个装轴表字画的油彩大瓷瓶。整个儿布置让人一看，就觉得主人是一位富足而又不刻意追求奢侈的读书人的家。